

第十二回 三杯酒透出真消息

詞曰：

死屍雪裏難遮護，到頭馬腳終須露。漫說沒人知，行人口似碑。求君莫說破，說破如何過？可笑復可憐，方知不值錢。

右調《菩薩蠻》

卻說燕白頷與平如衡，欲要問山小姐《白燕》詩消息，遂發帖請宋信與張寅喫酒。宋信與張寅不知其意，祇道敬他才美，十分快活，滿口應允。到了次日，欣然而來。燕白頷迎入，與平如衡相見，禮畢敘坐，談了許多閑話，然後坐席飲酒。到半酣之際，燕白頷忽然讚道：「宋兄之才，真可稱天下第一人矣。」宋信笑道：「燕兄不要把「才子」二字看輕了。這才子之名，有好幾種論不得。」燕白頷道：「請問有哪幾種？」宋信道：「第一是鄉紳中才子論不得。他從科甲出身，又居顯官，人人景仰。若有得一分才，便要算他十分才，所以論不得。第二是大富家才子論不得。他貨財廣有，易於交結，故人人作曹丘之譽，無才往往邀有才之名，所以也論不得。」

燕、平二人聽了微微冷笑道：「宋兄所論最為有理。」張寅遂大聲說道：「宋兄高論，曲盡人情，痛快之極。」宋信道：「不獨富貴。第三便是閨閣之才，也論不得。她娥眉皓齒，杏臉桃腮，人望之先已銷魂，若再能成詠，便是千古之慧心香口矣。所以也論不得。惟小弟山人之才，既無烏紗象簡以壓人，又無黃金白璧以結客。以蓬蓽之卑，而邀遊於王公大人之上，若非薄有微長，誰肯垂青刮目！」張寅大笑道：「果然，果然！」

燕、平二人祇是笑。宋信道：「不說山人個個便是才子，內中亦有不肖。」燕白頷道：「為何又有不肖？」宋信道：「求顯者之書而千謁富室，假他人之作而冒為己才，見人一味足恭，逢財不論非義。如此之輩，豈非不肖！若我小弟在長安時，交遊間無不識之公卿，從不假其片紙隻字，以為先容。至於分題刻燭，縱使捻斷髭鬚，嘔出心血，絕不盜襲他人殘唾。所以遍遊天下，皆蒙同人過譽。此雖惡談，不宜自述，因三兄見愛，出於尋常，故不禁狂言瑣瑣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宋兄不獨知人甚切，而自知尤明。且請問宋兄這《白燕》詩，清新俊逸，壓倒前人，不知還是自作，還是與人酬和？」

宋信不曾打點，突然被問，心下恍惚。欲要說是與人酬和，恐怕追究其人，因答道：「此不過一時有感自作耳！」燕白頷又問道：「不知還是在貴省所作，不知還是遊燕京所作？」宋信一時摸不著所問情由，祇得漫應道：「是遊燕時所作。」燕白頷道：「聞得京中山小姐亦有《白燕》詩，獨步一時，不知宋兄曾見過麼？」

宋信聽見問出山小姐三字，打著自家的虛心病，不覺一急，滿臉通紅，一時答不來，祇得轉問道：「這山小姐，燕兄為何也知道？」燕白頷見宋信面色有異，知有情弊，一發大言驚嚇他道：「昨有敝友從京中來，小弟因將宋兄的《白燕》詩與他看，他說在京中曾見山小姐的《白燕》詩，正與此相同。不知還是山小姐同了宋兄的，又不知宋兄同了山小姐的？」

宋信著了急，紅著臉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祇得勉強說道：「各人的詩，哪有個相同之理！」燕白頷道：「敝友不但說《白燕》詩相同，連《梧桐一葉落》詩，也說是相同的，卻是為何？」宋信沒奈何，轉笑嘻嘻說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張寅見宋信光景不好，祇得幫說道：「同與不同且勿論，但說山小姐是個女子，哪有個女子能做如此妙詩之理。祇怕貴友之言，有些荒唐。」燕白頷道：「荒唐與不荒唐，小弟也不知，祇有宋兄心下明白，必求講明。」

宋信說不出，祇是嘻嘻而笑。平如衡見宋信欲說，難於改口，因正色說道：「吾輩初不相知，往來應酬，抄尋他人之作，偶然題扇，亦是常事。宋兄昨日初遇紫侯，尚未相知，便錄山小姐之作，以為己作，不過一時應酬，這也無礙。今日爾我既成至交，肝膽相向，若再如前隱晦，便不是相知了。」燕白頷聽了，因拍掌道：「子持此論，大為有理。」

宋信見事已泄漏，料瞞不得，祇得借平如衡之言，便老著臉哈哈大笑道：「子持兄深知我心。昨日與諸兄初會，未免有三分客套。今已成莫逆，定當實告。祇是這山小姐之事說來甚奇，三兄須痛飲而聽。」平如衡與燕白頷俱大喜道：「宋兄快士也，小弟輩願聞。」遂叫左右篩起大犀杯，各各送上。

大家喫了兩杯，燕白頷便開口道：「這山小姐果為何人？望宋兄見教。」宋信無法，祇得直說道：「這山小姐乃當朝山顯仁相公之女，名喚山黛。如今想也有個十四、五歲了，做《白燕》詩時，年方十歲。生得嬌倩如花，輕盈似燕，且不必論。祇說她做的詩，不獨時人中少有，真是令漢唐減色，所以當今天子十分寵愛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小小年紀，天子為何得知？」宋信道：「因為天子大宴群臣，偶見白燕，詔翰林賦詩，翰林一時應詔不來，天子不悅。山相公因獻上此詩，聖上覽之甚喜，故特特召見。又面試《天子有道》三章，援筆立就，龍顏大悅。因賞玉尺一柄，著她量度天下之才。又御書『弘文才女』四字，其餘金帛不論。山相公因蓋了一座玉尺樓，將御書橫作匾額，俱在上面。叫他女兒坐臥其中，拈弄筆墨。長安求詩求文者，日填於門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宋兄曾見其人？果是真才麼？」宋信道：「怎麼不見！怎麼不真！也曾有人疑她是假，動疏參論。天子敕尚寶少卿周公夢、翰林庶吉士夏之忠、禮部主事卜其通、行人穆禮、中書顏貴五臣，與她考校。此一舉，人人替他耽憂，道一個小小女子，怎當得五個名臣考校。誰知其真正才子，實係天生，不論男女，不論年紀。這山小姐接了題目，信筆一揮，無不立就。將五個科甲名公，驚得啞口無言，筆不敢下。」

燕白頷與平如衡聽見說得津津有味，不覺神情起舞，眉宇開張道：「我不信天下有此等才女。請問考校的是幾首甚麼詩？」宋信道：「詩值甚麼，祇虧她一首《五色雲賦》，約有六七百言，草也不起，下筆立成。內中含規頌聖，大有意味，真令人愛殺。」平如衡道：「《五色雲賦》，宋兄記得麼？」宋信道：「文長，那記得許多。祇記得內中警句道：『綺南麗北，彩鳳垂蔽天之翼；艷高冶下，龍女散漫空之花』。又一聯道：『不線不針，陰陽刺乾坤之繡，非毫非楮，煙霞繪天地之圖。』」你道好麼？」

燕白頷歎息道：「若非遇兄，幾不知天地間，有此閨閣之秀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輩男子，稍有寸長，便誇於人曰才子。視此豈不顏厚。」宋信道：「天子也是此意。說道：『女子中且有如此美才，豈可以天下之大，無一出類才人！』故嚴督學臣格外搜求。昨聞得王督學要特薦二兄，也正為山小姐而起也。」燕白頷道：「這山小姐如今有人家聘了麼？」宋信道：「小弟出京時，一來她年紀尚小，二來山相公也難於說話，三來山小姐為天子所知，等閑無才之人，也不敢輕輕求，所以不曾受聘。」張寅道：「這等看來，若非公侯大臣家子弟，萬萬不能了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山小姐既是才女，定然選才。大臣子弟若是無才，豈能動其心？」大家說罷，

飲到酣然，宋信與張寅方纔別去。正是：

小人顏厚不知羞，一個哈哈便罷休。

若是面紅兼汗下，尚能算做聖賢儔。

張寅與宋信本欲臊皮，倒討了一場沒趣而去，不題。

且說燕白頷與平如衡，自聞了山小姐之名，便幾日癡癡默默，祇是思想。燕白頷忽說道：「這山小姐之事，我終有幾分疑心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兄疑何事？」燕白頷道：「小弟終疑宋信之言不確，那有小小女兒有如此才美之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，此事一痕不爽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子持兄何所據而知其不爽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前日對兄不曾說完，小弟曾在汶上縣閔子祠遇一女子，也祇一十二歲，題壁之詩美如金玉，此係小弟目擊，難道也有甚麼疑心。由此看來，則山小姐之事不虛矣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此女曾知其姓名麼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她自署名，揚州十二歲才女冷絳雪。看她行徑，象個顯宦人家宅眷。但在縉紳上細查，揚州並無一個姓冷的官宦，不知為何？」燕白頷道：「據兄之言，參之宋信所說，則是當今一時而有才女矣。以弟與兄而論，也算作一時兩才子。但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。任是公卿，任是有才，未有不願得才美兼全而結婚姻者。若蒼天有意，得以山、冷二小姐配與兄弟，豈非一時快事，千秋佳話。但恨天各一方，浮萍大海，縱使三生有幸，亦會合無由，殊令人惆悵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兄生於富貴之家，從未出戶，看得道路艱難，便作此想。若以小弟而論，隻身四海，何處不可追尋，但患無其人耳。今既有山黛、冷絳雪之名，則上天下地，皆蹤影之鄉。小弟在汶上時，即欲追隨。徒以資斧不繼，故至此耳。」

燕白頷聽了大喜道：「吾兄高論，開弟茅塞。富貴功名。吾與兄自有，何心拘拘於此。冷絳雪雖不知此消息，難以物色。而山黛為當朝宰相之女，豈有訪求不得之理。若論道路行李，小弟自是供應之。行當與兄尋訪，若有所遇，也不枉你我一生名實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莫說她是兩個美人，尚有婚姻之想，即使是兩個朋友，有如此才美，亦不可當吾身而失之。」燕白頷連聲道：「是。」二人算計定了。

又過得數日，忽報房來報說：「王學院老爺已特疏薦松江府燕白頷、河南府平如衡，為天下奇才。若使黼黻皇猷，必有可觀，伏乞敕下有司，優禮征詔，以彰崇文之化。」燕白頷看了與平如衡商量道：「你我既為宗師薦子，明日旨意下時，少不得要征詔入京，便可乘機去訪山小姐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若待征詔入京去訪，便有許多不妙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有何不妙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山小姐之才，既上為天子所知，下為公卿所服，必非等閑不及。你我被薦為天下才子，倘聖上詔與考校。莫說全不及她，即稍有短長，便是遼東白豕，豈不惹人笑死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

平如衡道：「據小弟愚意，莫若乘薦本纔入，聖旨未下，兄與小弟改易姓名，潛走入京。山小姐既有玉尺樓，量度天下之才，求詩求文者日填於門，料不避人。你我且私去與她一較，看是如何？若是其才與我輩彷彿，不至大相徑庭，明日旨意下了，便可赴闕應詔。若是萬人不及，便好埋名隱姓，作世外之遊，也免得當場出醜。」燕白頷笑道：「兄的算計倒也萬全，祇是看得山小姐太高，將你我自視太低了。你我一男子，胸中有萬卷書，口中有三寸舌，一枝筆從來縱橫無敵，難道見了一個小小女子，便死了不成！」平如衡笑道：「兄不要過於自誇。李太白唐時一人，曾見崔顥《黃鶴樓》詩而不敢再題。小弟豈讓人之人。天下事最難料，前日在閔子祠看了冷絳雪之詩，小弟幾乎擱筆。何況山黛名重一時，豈可輕覷！」

燕白頷笑道：「也罷，這都依你。祇是還有一件，也要講過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有何事要講？」燕白頷笑道：「山小姐祇一人，你我卻是兩個，倘到彼時她要選才擇婿，卻莫要怪小弟不讓。」平如衡也笑道：「好，好。一發與兄講明，你我俱擅才子之名，一時也難分伯仲。若要與兄同考，以兄門第，自然要拔頭籌。就是今日同應征詔而去，當事者必定要首取於兄。何也？兄為都憲之後，門生故吏，滿於長安，豈有不為兄先容者？小弟雖遜一籌，而私心竊有不服。今日山小姐既有玉尺量才之稱，兄若肯與小弟變易姓名，大家無有依傍，祇憑文字，若有長短，弟所甘心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以小弟為人，豈靠門第作聲價！」平如衡道：「兄雖不靠門第，而世情未免以聲價取門第。惟有無名寒士之取為最公。吾兄若肯一往，則你我二人之文品定矣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當變姓名與兄同往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要行須索早行。若遲到了，聖旨一下，便有府縣拘束，出門不得了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作速打點就是。」二人算計停當，一面收拾起身不題。

卻說張寅祇指望借宋信之才壓倒燕、平二人，不期被燕白頷搜出底腳，又出了一場醜，十分沒趣。又聞得山小姐才美，心下想道：「怎能夠娶山小姐為妻，則二人不壓而自倒矣。」又想道：「若論起門楣，她是宰相之女，我是天官之兒，也正相當。祇怕她倚著有才，不肯輕易便許與我。」心下輾轉躊躇。過了些時，忽又聞得王宗師果薦了燕白頷、平如衡為天下才子，要征詔進京，心下一發著慌道：「這兩個小畜生若進了京，山家這一頭親事定要被他佔了，卻是氣他不過。」心下想道：「還是尋老宋來商量。」

原來宋信自從那日在燕家喫酒，討了沒趣，便不好在張家住，祇得復回舊寓。這日被張寅尋來了，就將心上之事一一說與他知。就要他設個法兒，以為求親之計。宋信聽了祇是搖頭道：「這個難。」張寅道：「為甚有許多難？」宋信道：「兄雖說是受了燕、平二人之氣，尚不過是朋友之間小口舌，微微譏諷而已，何曾敢十分唐突。你不知那小丫頭，十分憊懶，拿著一枝筆，在紙上就似蠶喫桑葉的一般，沙沙祇是寫，全不顧別人死活。你若有一毫破綻，他便做詩打覷你。兄要求這頭親事，卻從哪裏講得起？」張寅道：「依兄這等說，難道她一世不嫁人了？」宋信道：「豈有不嫁之理，但不知她屬意何人？」張寅道：「肯不肯且由她，求不求卻在我。莫若寫一信與家父，叫他央媒去求求看。」宋信道：「這個萬萬無用。」張寅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宋信道：「一來尊翁老先生官高年尊，若去說親，見他裝腔作勢，必不肯十分下氣去求；二來山老為人執拗，不見女婿斷然不肯輕易許可；三來山黛這小丫頭愛才如命，若沒有兩首好詩動她，如何得她動念。還是兄乘燕、平二人旨意未下，先自進京，替尊翁老先生說明，央一當權大貴人去作伐。一個說不允，再央一個去說。三番五次，殷勤懇求，他卻不過情面，或者肯也不可。山老若要相看女婿，兄人物魁偉，料必中意。再抄人幾篇好文字、好詩詞，刻作兄的窗稿，送與山小姐去看。她在閨中哪裏便知是假的。若看得中意，這事便有幾分穩了。」

主

張寅聽了滿心歡喜道：「蒙兄指引，甚是有理。但就是小弟進京，也是初次。又且家父嚴肅，出入謀為，恐亦不便。聞兄曾在京久居，請託最熟，得能借重同往，不獨深感，自當重報。」宋信聽了連連搖首道：「這個難。」張寅道：「吾兄遊於松，與遊於京，總是一般，為何有許多難處？」宋信道：「有些難處，卻是對兄說不得。」張寅道：「有甚難處？想祇是兄慮小弟行李淡薄，不足棄之費，故設詞推脫耳。兄若肯同往，凡有所用，小弟決不敢慳吝。」

宋信見張寅苦苦要他進京，心下暗暗想道：「我雖離京已有四五年，前事想也冷了。便有人認得，誰與我做冤家。我在松江，兄

景也祇有限，莫若同他進京，乘機取他些用用也好。但須改換姓名方妙。」沉吟了半晌，因說道：「小弟懶於進京，也不為別事，祇因小弟在京時，名太重了，交太廣了，日日被人纏擾，不得自由自在，所以怕了。若是吾兄定要同往，小弟除非改了姓名，不甚見客，方纔可也。」張寅大喜道：「這個尤妙。兄若改名，不甚見客，方於小弟之事有濟。」宋信道：「若要進京，便不宜遲，恐燕、平二人到了，又要多一番避忌。莫若早進去，做一個高材捷足。他二人來時，任他才貌也無及了。」張寅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別事都不難，祇是要抄好文章、好持詞，卻哪裏得有？」宋信道：「這不難。要好文章，祇消叫齋夫將各縣宗師考的一二名，抄幾篇就是了。至於詩詞，聞得前日燕白頷與平如衡在遷柳莊聽鶯的聯句甚好。燕白頷還有一首《題壁》，一首《贈妓》，一首《贈歌僮》。平如衡還有一首《感懷》詩，一首《閔子廟題壁》詩，何不託朋友盡數抄來。就是兄園裏壁上的這首也好，祇消改了題目，刻作兄的。到了京中，相隔三千餘里，誰人得知其假。」

張寅聽了，不勝之喜。果然叫人各處去抄，又託袁隱將燕白頷與平如衡平日所作的好詩文，又偷了好幾首，著人刻作一冊，起個名叫做《張子新編》。宋信又改了一個姓名，叫作宗言，二人悄悄進京去了不題。

卻說燕白頷父親燕都堂，雖已亡過，母親趙夫人尚在堂。他將前事稟過母親，將家事都交付母親掌管。自收拾了許多路費行李，又帶了三四個得力家人，又與平如衡商量，燕白頷依母姓改名趙縱，平如衡就依趙縱二字，取縱橫之義，改名錢橫。扮作兩個寒士，也悄悄進京而去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錦為心，繡為口，才無雙而有雙；花解語，玉生秀，美賽無而有賽。

畢竟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